真情流淌

那个朝北的燕巢

■卢江良

这年春季，像往年一样，燕子又飞到我老家筑巢。不同的是，这次它们不是筑在大门外的屋檐下，而是筑在了大门内。这样的朝向，是极为罕见的，至少在我老家村里，从来没有过。母亲问了村里的老人，他们说燕巢朝北比朝南要好，预示我家这年会非常吉祥。

父亲一贯来极爱小生灵，唯恐燕巢筑得不够牢，摔破了一巢燕蛋，每次燕子来筑巢，都会在底下钉一块木板，横“托”住那个巢，以起到保护作用。这次，燕子将巢筑在了大门内屋檐下，父亲不顾支气管炎刚出院，拖着病体爬上扶梯，照例完成了这项“工作”。

燕子生下蛋不久，父亲由于腹部难受，加上血压有些高，我和妻子开车回老家，将二老接到杭城便于父亲看病。离开老家前，为家里的安全考虑，得关上大门。这时，父母担心那对燕子无法从大门出入，到时会饿死或者渴死。我安慰他们，开着窗呢，不会有事的。

到杭城第三天晚上，我们陪父亲去一家大医院急诊。当夜，他被送进了抢救室。那个时期，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患者在抢救室家人不得陪护，等父亲在里面待了三天三夜，转到血液科普通病房后，不足三小时，心跳就莫名地停止了。父亲被抢救过来，直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母亲和我们姐弟三家人，每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医院里，焦虑地期盼父亲能好转过来。

我们坐在院区水池边沿的水泥面上，那里有不少蚂蚁出没，母亲一边牵挂着被抢救的父亲，一边惦记着老家的燕子。我说，现在父亲在重症监护室，哪里还顾得上那几只燕子。母亲就叹气说：“你爸这人心很善，平常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一只。”她又讲起父亲年轻时，给村里开（驾驶）大型拖拉机跑运输，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什么车，父亲就经常主动让老弱病残者免费搭乘。

确实，这类好人好事，父亲做过不计其数。单单对于溺水者，他就救过至少四位，其中一位还是孕妇。那位孕妇，当时租住在我们老家，有一次去洗衣服，不慎滑进了河里，父亲正好路过，赶紧救起了她。事后，她告诉村里人，有一个老头救了她，但不知道是谁。

于是，我们想：父亲总这样积德行善，一定会有好报，老天会保佑他渡过难关的。然而，让我们无比痛惜的是，父亲在重症监护室，先是昏迷，后心跳再次停止，被抢救过来，又一直昏迷，过了好几天，才终于清醒。可待到第十三天，父亲还是离世了。

在重症监护室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将父亲从杭城送回绍兴，到老家的时候已是下午2点。事先得到通知的亲戚们，早早将我家大门打开，忙碌地准备父亲的后事。而筑巢在大门内屋檐下的那对燕子，不时地回来穿过大门飞出又飞进，并在我们的头顶“叽叽”地叫着。

悲痛欲绝的母亲，仰视着那对燕子，欣慰于它们安然无恙的同时，颇感失望地喃喃自语道：“都说燕巢朝北好，说我家这年会很吉利，可我的老伴还是没了，我再也不信这些了。”在一旁搭灵棚的亲戚闻讯，征求母亲的意见：“那地方要装盏灯，是不是把燕巢拆了？”

母亲阻止了他。她说，那地方本来安装着一盏灯，父亲怕我们忽略燕巢的存在，不小心按亮了灯，烫着那些燕子，特地取掉了那只灯泡。我默默地想：如此爱惜生灵的父亲，同样作为大自然的生灵，老天却不够爱惜他，只让他活了74个年头，便夺走了他的生命。

在为父亲守灵的那几天，那对燕子孵出了小燕子，我们沉浸于悲恸中，自然没心思去数多少只，只望见不时有小脑袋伸出，被大燕子喂着食。而在那个燕巢下方，父亲“躺”在那里，永远不能再醒来。但我相信：他在天之灵，一定会感到欣喜，为那些新生的燕子。

情景交融

鸟鸣相随

■朱敏江

不知从何时起，早晨伴我醒来的变成了悦耳的鸟鸣。

“啾啾”、“唧唧”、“喳喳”……初阳升起时，各种鸟鸣声也纷纷入耳，长短不一，顿挫有致。在家中，只要轻轻推开窗户，我就能看见鸟儿自由丈量天空的身影，靠在沙发上便可倾听到欢悦清脆的鸣叫。

商场购物下楼，我发动汽车准备回家。忽然发现车前方出现了两个跃动的小黄点，不时发出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仔细察看，是两只身材娇小的麻雀，它们原先在花坛里蹦来跳去，不知不觉间竟然来到了露天泊位上。两个小精灵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领地，丝毫不惧人的到来，它们互相追逐，翻飞跳跃，在我眼前勾勒起了一幅双鸟嬉戏的灵动画面。

我不忍惊扰，悄悄熄灭发动机，静静地坐在车里欣赏。待到两只鸟儿将玩耍场地从泊位重新转移回花坛，我才驱动汽车驶上回家之途。一路上，一团团绿意从两边轻轻飘过，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个轻灵掠过的可爱身影。它们或振翼疾飞，或翩然滑翔，或嬉戏打闹，或相互对鸣，好不自在！

近年来，得益于城市的园林化，一个个小公园、小花园不时从楼房间隙诞生，那些碎片化的边角地带，也成为了一处处精致的小绿地。一年四季，不管你走在城市边缘地带，还是中心区域，总会有一簇一簇的浓阴欣然扑入你的眼帘。

那团团诱人的绿，如同月老的红线，牵引着鸟儿将活动轨迹从山林慢慢扩张到城市边缘，进而抵达城市心脏地带。鸟儿们也仿佛为寻觅到更多的栖息场所而高兴，它们将娇巧的身形立在枝头，埋进浓阴。

鸟儿不仅在团团绿意间现出身影，居然在教室也如入无人之境。那一天，我正在教室里上课，正讲到生动处，“叽叽叽叽”，两位不速之客扑棱地穿过打开的窗户，飞入了满是小脑袋的教室。定下神来时，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对互相追逐着的小鸟。它们在窗外嬉戏打闹，来到教室里还是没有分开，在孩子们脑袋上方扇动翅膀，翻飞追逐，拍打嬉戏，俨然把教室当成了它们飞行表演的大舞台。

对于两位“不速之客”的到来，孩子们只是将惊喜写在脸上，静静地欣赏着精彩的表演，生怕谁不小心大声喘口气，就会惊扰到两位“演员”。而两位小“演员”也亮出了压箱底的功夫，连续翻转，急速弹射，均是看家的本领。直到表演尽兴后，它们才悠悠然地穿越整个教室，飞出敞开的窗户，飞向广阔的天空。

对于鸟儿的现身，孩子们早已熟视无睹。这些年，校园内外，随时都会看到起起落落的鸟儿，孩子们从不会上前试着捕捉，只是静静欣赏它们飞行，倾听它们鸣叫。不仅大人学会了与动物和谐相处，其实孩子们也在付诸实际行动，正因为大家都不主动去打扰鸟儿的生活，它们才会如同串门般地进入小区，进入校园，甚至教室。

时时有鸟鸣相伴，真是一种美好的境界！

亲身经历

“报料”有奖

■陈慈林

如今媒体间竞争日趋激烈，为了加强与读者互动，我所在城市的报纸都开通了“读者热线”，欢迎读者报料。读者只要打个电话，媒体认为有新闻价值，就可以拿到几十元乃至数百元“报料奖”。据称有人甚至以此为职业。我虽多年喜欢码字打发时光，却从未想过要去报料领奖。谁知有一天一不小心，我就当了一回报料人，获得了数十元“报料奖”。

上班骑自行车，常常路过一处十字路口，那天突然发现非机动车道的地面有沉降的迹象，于是引起了注意。一周里，地面下沉的趋势在继续，过了几天居然出现了两个碗口大的洞。城市可不比穷乡僻壤，每天经过这里的非机动车流量至少数以万计，总该会有人来处理的吧？

周一上班路过那里时，远远看到一根木棒竖在洞口，上面绑着一只红色塑料袋，迎风摇曳，提醒着人们不要靠近。忍不住翻身下车，拿出数码相机，从不同角度对准洞口“咔嚓”了几下，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：碗口大洞口已扩展至直径三四十厘米，下面已形成一个深一米、面积几平方米的窟窿，而地面上是一层薄薄的柏油混凝土。这是一个“标准”的陷阱，不要说是机动车，就算是自行车骑到这里，也可能会陷下去。而附近不远处，就是一家著名大酒店。

到了办公室，抓起电话，第一次“报料”。拨通一家媒体热线，对方说：“记者们还没上班，我无法判断此事的新闻价值，等一会再与你联系”云云。

真是“急惊风碰上了慢郎中”，那里随时都可能会发生陷车事故，这里却还在“掂量”新闻价值。马上再拨另一家媒体的热线电话，我说话就比较冲了：“这不是在报料，我是在报警。我是想通过你们，让有关部门快点来处理，不要等到伤了人再来说空话。如果你们想要独家新闻的话，建议你们派一名摄影记者等在那里，拍摄车陷人伤的那一刻，那绝对是独家新闻了。”电话那头一阵沉默，随后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和姓名。

晚上下班路过时看到，洞口四周已经用铁栅拦起了隔离带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终于有人来管此事了，至少不会有人车掉下去的危险。

第二天该报在“热线新闻”版面上，果然刊登了“陷阱”的照片和文章。记者调查说，此处发生小规模塌陷后，已先后有多人掉进洞里，但因此路段尚未移交，故主管部门不明。现经读者报料、本报过问后，有关部门已答应先暂时封闭，争取尽快修复。

文章最后有一行小字：请报料的某某先生，凭有效证件来本报领取报料奖。哇噻，从没想过反映一下“问题”也会有钱进账？从此我上街不再闷头走路，而是东张西望地寻“报料”，盼望有继续领取“报料奖”的机会。

梦幻的落日 郭建生 摄

家山家水

“留下”的美丽

■诸敏芳

在杭州西湖区有个千年古镇留下镇，是我的出生地，也是我的居住地。留下因与宋高宗的邂逅，进出金句“西溪且留下”而扬名。留下北有野趣横生的西溪湿地景观，南有秀丽挺拔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，可谓拥有得天独厚的景观区位。

我常走的西溪路横贯东西，像一条项链挂在西湖区的脖颈上，将留下镇分成南北两部分。这条景观之路，沿途老和山遗址、兔儿泉、卫匡国墓、报先寺、东岳庙、永兴寺、法华山公园、桃源岭文化遗址等串珠成链，沿线秦亭山、美女山、美女峰、灵峰山等景点跌宕串联，新设的樱飞枫浓、茶园梅香、花坞探梅等“盆景”接连不断。这条信息之路，一头连着黄龙体育中心和浙大玉泉校区，一头连接留下枢纽和杭徽高速。这条财富之路，拥有浙大科技园、蚂蚁金服、网商银行、珀莱雅、汽车产业园、有赞科技，还有赛伯乐基金小坞、福地创业园等16个创业园。这条腾飞之路，诞生“西溪谷”，浙大科技园扩园区域，已被打造成集科技研发、企业孵化、企业总部、创意设计和金融服务于一体的“中国版美国硅谷”。

我生活的十八坞，如今已不再是当初的几家几户。沿着西溪路，房子紧挨着房子，将山谷间的空隙填满，几乎分不出此坞与那坞的界线。经过综合整治和长效管理，坞环抱着的城中村，现在都洗尽铅华，脱变重生。坞里青山蜿蜒，绿水缠绵长流，自然风光秀丽，生态资源独特。如果站在美女峰顶看沿山十八坞，坞与坞之间山峦相隔，一条条往下延伸的山脉像山的肋骨，肋间点缀着的是美丽乡村。穿村而过的清澈溪流，让人优哉游哉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气息。

我散步的留下河，是镇中河但不是“断头河”。源头是时有时无的上埠头山涧水，溢水口则是人工修建的注入下游的涵洞，清水悠然地流入西溪湿地。河边次第展开着醉人的梅花，杨柳的袅娜，香樟的浓绿，竹子的青翠。西湖区“五水共治”“河道治理”“河长制”等举措，让鱼类在水中尽态极妍，平添生动有趣的况味。

在留下这片土地上，醉熏于古态，挖掘出价值，领略其内涵，传承酿文化。顿觉，留下这个镇，也即我的家，让人越来越喜爱。

凡人凡事

想吃莫多郎

■周亮

不记得第一次听见“莫多郎”是什么时候了。乡下的小顽童，摘花揪豆时被主人家瞅见，转身逃窜时往往会听到身后传来“莫多郎，敢再来，看我抓不抓你”的呵斥声。莫多郎是什么？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没兴趣去琢磨。

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莫多郎突然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日常词汇：常年卧床的大伯跟儿女们说，口寡淡得很，想吃莫多郎。左邻右舍都说，莫多郎这种小杂鱼，夏天在河埠头随处可见，冬天想找可不太容易。堂兄四处打听，访到一个渔民。那人年纪虽大，二话不说，穿上防水连衣裤下了河。在冰凉的水中连续捞了十几个地笼，总算凑了小半碗莫多郎。

莫多郎中指长短，身体黑褐，像是缩小版的乌鱼，也有几条黄得近乎透明。莫多郎全身肉肉的，天热的时候喜欢趴在石板或莲叶上鼓动鱼鳃，胸鳍硕大像是两片粉蝶的翅膀，细看其上还有几道淡淡的古老花纹。莫多郎，虎头虎脑又有些傻傻萌萌的。

莫多郎，乡人还称其为箬鳎步或土步鱼，它真正的学名是沙塘鳢。查看资料得知，沙塘鳢与螺肉、河虾、竹笋、春韭并称江南五大春菜名鲜。直到现在杭城还有一道美食——冬笋荠菜烩塘鳢，看着就让人口中生津。

清代的袁枚是钱塘人，他在《随园食单》写道：“杭州以土步鱼为上品。而金陵人贱之，目为虎头蛇，可发一笑。肉最松嫩。煎之，煮之，蒸之俱可。加腌芥作汤，作羹，尤鲜。”

月夜的河埠，水中不知名的微小植物攀在石板上，像是苍苔开花，一管管的花丝随着水流轻轻摇曳。莫多郎呢，伏在青石板的坑洼里一动不动，快被手指触到时才猛然向前一突，搅起一团浑水，又在不远的罅隙里躲了起来。望见莫多郎，便不由想起当年病床上的大伯。而今，青山之上，白色的蝴蝶花海起伏怒放，快十年了。暗中思忖，大伯要吃莫多郎，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吃的是鱼也不是鱼，咂的是当初的滋味，念叨的是当年的人情。

大伯，大家庭的长子，退休前在单位牛人一个，怒目环眼，放声呵斥，音震四野。可奇怪的是，大伯非常有小孩缘，几乎没有一个小孩怕他。现在虽然他人不在了，可村里谈天说地还有人提到他。

想起莫多郎，又想到大伯的儿子儿媳，我的大哥大嫂。当年大伯常去老年活动室，每次都让大嫂开电瓶车送去，又嘱大嫂广播响了来接他回家。多年下来，大嫂诺诺连声，人前人后从无一句怨言。大哥呢，大伯面前从不忤逆。说真的，大哥大嫂榜样在前，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，还是蛮有压力的。

我的父亲七十有余，饭前喝酒也时常会提起莫多郎，这让人有些羞恼，又有些温暖。于是，我也只好时常流连于几个河埠头之间。

人还在，时光流，慢慢陪伴，岁月静美。

直击真相

爱要大声说出来

■王珍

生活中总有一些人，酷到六亲不认，柔到普度众生。郑娄杰绝对是其中一个。

郑娄杰说，把你现有的烟分给我，我跟你一起抽光了，你就可以戒烟了。

平时闻烟就逃，硬说除了二手烟还有三手烟，见烟色变。有一天，居然说为了帮朋友戒烟，他可以奋不顾身，以身殉情（友情）。

“一定要把欧阳胜叫上！”好几次聚会前，王英姿这样对我说。

别以为欧阳胜是要人明星，欧阳胜也不是被叫来买单的，他只是被请来参加聚会的残疾诗人。

请欧阳胜来吃饭，光是发个定位告诉他饭店包厢名是不够的，请他的人一定得像饭店迎宾一样，早早在门口候着。如果要上楼又没有电梯的话，得把他和轮椅一起抬上去，吃完饭再抬下来。如果来吃饭的朋友中，男劳力不够的话，还得请服务生来帮忙。我每次看到这个情景，都会心生感动：这真的是最不功利的抬轿子。

疫情期间，蔡燕航说：“给我一个地址，给你寄我刚做出来的手工洗手液。”

蔡燕航的“素朴心”手工皂小作坊尚处起步阶段。宝宝出生后，作坊又少了妻子这员猛将。加上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原来分租给朋友的一层工作室也被退租了。作为一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，他的经济压力和工作强度可不是一般的大。自己这么难，还要记挂朋友们，我真的有点心疼他。蔡燕航说，越是在艰难的时光，越要替朋友着想。

郑娄杰的仗义、豪爽，王英姿的善良、有爱，蔡燕航的细腻、温暖，都是他们心口相应的言行贴的标签。我一直记着他们说过的这些最动听的话，这些由心而发的真情表白，就是语言界的钻石。

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最简捷有效的工具之一。有什么比把心思说出来更加直接明了的呢？在微信、QQ中，文字或者语音的表达往往比图片表情更走心投入、更畅快过瘾，也更不敷衍。

说到这里，一定会有人反对，不是说，“沉默是金”“无声胜有声”吗？确实，有时一个会意的眼神，一个灿烂的微笑，一个谦卑的姿态，一个亲昵的拥抱，一个善意的行动远比语言更有力度。但这些，都是有前提的，首先，双方得是亲密无间的关系；其次，非常需要对方的配合，要极度关注、悉心体会、善于理解，至少，需要比听懂一句话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。如果不通过说话来表达心意，即使是知音，精通猜心术，也难免会误解或者猜不到位。

所以，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心情，还是开口说出来吧。比如，爱要大声说出来，真诚的心声，要比所有的暗示、弯弯绕、言不由衷更简单、快捷，直抵心灵，速效治愈。真情的表白，对人的影响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。

曾经有一位高三的班主任老师告诉我，高考越临近，学生的心理压力越大。有的学生怕自己临场发挥不好考不上理想的大学，让父母失望，常常情不自禁地唉声叹气，还有人偷偷地躲在角落抹眼泪。很多学生从不跟自己的父母谈内心的感受，宁愿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说。

针对这种令人揪心的场景，懂学生的老师精心策划了一次活动，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，给亲人打一个电话，大声地说出心底的爱。在老师的鼓励下，那些平时不喜欢打电话的学生，也迈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。有一个学生鼓起勇气第一次对妈妈说“我爱您”，然后，那位母亲竟然也没像以往那样说“认真读书，一定要考上好大学”之类的话，而是贴心地安慰孩子放轻松，多注意身体。那位学生感觉心里压着的大石头瞬间落地了，整个人变得轻松起来。很多同学有类似的感受。

小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，从不轻易说爱的父母是不是真的是亲生父母？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爱我们？等到父母老了，我们如果不是时常表白，父母也会质疑我们的孝心，疑心我们是不是对他们厌烦了。不少人就这样守着所谓传统的内敛含蓄，都屏住不说，在相互猜疑中蹉跎了岁月，辜负了时光。

所以，爱要大声说出来，要及时说出来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，明天和意外，哪个会先来。即使什么意外也不来，说出来也比闷骚到老更痛快！